

中国私家藏书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十二楼 世无匹

〔清〕李渔 著

〔清〕娥川主人 编次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藏

書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8976296

I242

L329

十二楼

中国私家藏书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〔清〕李渔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897629

QA D51/04

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 / 朱阳, 张银堂主编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1. 1

本书包括《粉妆楼》《红风传》《新民公案》《九命奇冤》等 48 部。

ISBN 7-5385-1824-X

I. 中... II. ①朱...②张... III. 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229 号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十二楼〔清〕李渔著

世无匹〔清〕娥川主人编次

出 版 者 ⊙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⊙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电 话 ⊙ 0431-5640624

印 刷 ⊙ 长春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⊙ 32(880 × 1230 毫米)

印 张 ⊙ 11.625

主 编 ⊙ 朱 阳 张银堂

责任编辑 ⊙ 安春海

封面设计 ⊙ 龙震海

版式设计 ⊙ 王咏梅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1824-X/I·350

全套定价:486.00 元 本册定价:18.00 元

合 影 楼

第一回 防奸盗刻意藏形
起情氛无心露影

十二楼

词云：

世间欲断钟情路，男女分开住。掘条深堑在中间，使他终身不度是非关。堑深又怕能生事，水满情偏炽。绿波惯会做红娘，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。

(右调《虞美人》)

〔眉批〕只此一词，便足千古。

这首词，是说天地间越礼犯分之事，件件可以消除，独有男女相慕之情、枕席交欢之谊，只除非禁于未发之先。若到那男子、妇人动了念头之后，莫道家法无所施，官威不能摄，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，阎罗天子出了缉获的牌，山川草木尽作刀兵，日月星辰皆为矢石，他总是拚了一死，定要去遂心了愿。觉得此愿不了，就活上几千岁，然后飞升，究竟是个鳏寡神仙。此心一遂，就死上一万年不得转世，也还是个风流鬼魅。到了这怨生慕死的地步，你说还有什么法则可以防御得他？所以惩奸遏欲之事，定要行在未发之先。未发之先又没有别样禁法，只是严分内外，重别嫌疑，使男女不相亲近而已。

儒书云：“男女授受不亲。”道书云：“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”这

两句话极讲得周密。男子与妇人亲手递一件东西，或是相见一面，他白他，我自我，有何关碍，这等防得森严？要晓得古圣先贤也是有情有欲的人，都曾经历过来，知道一见了面，一沾了手，就要把无意之事认作有心，不容你自家作主，要颠倒错乱起来。譬如妇人取一件东西递与男子，过手的时节，或高或下，或重或轻，总是出于无意。当不得那接手的人常要画蛇添足，轻的说他故示温柔，重的说他有戏谑；高的说他提心在手、何异举案齐眉，下的说他借物丢情、不啻抛球掷果。想到此处，就只好辜其来意，也要弄些手势答他。焉知那位妇人不肯将错就错？这本风流戏文，就从这件东西上做起了。至于男女相见，那种眉眼招灾、声音起祸的利害，也是如此，所以只是不见不亲的妙。不信，但引两对古人做个证验。李药师所得的红拂妓，当初关在杨越公府中，何曾知道男子面黄面白？崔千牛所盗的红绡女，立在郭令公身畔，何曾对着男子说短说长？只为家主公要卖弄豪华，把两个得意侍儿与男子见得一面，不想他五个指头一双眼孔就会说起话来。及至机心一动，任你铜墙铁壁，也禁他不住。私奔的私奔出去，窃负的窃负将来。若还守了这两句格言，使他“授受不亲”、“不见可欲”，那有这般不幸之事。

〔眉批〕这一句虚文，演出如许利害，令阅者毛骨悚然。

〔眉批〕羽翼六经，扶持名教，厥功伟矣。

〔眉批〕二语是一篇主脑。

我今日这回小说，总是要使齐家之人，知道防微杜渐。非但不可露形，亦且不可露影。不是单阐风情，又替才子佳人辟出一条思路也。

元朝至正年间，广东韶州府曲江县有两个闲住的缙绅，一姓屠，一姓管。姓屠的由黄甲起家，官至观察之职；姓管的由乡贡起家，官至提举之职。他俩个是一门之婿，只因内族无子，先后赘在家中。才情学术，都是一般，只有心性各别。管提举古板执拘，是个道学先生；屠观察跌宕豪华，是个风流才子。两位夫人的性格起先原是一般，只因各适所夫，受了刑子之化，也渐渐的相背起来。听过道学的，就怕讲风情；说惯风情的，又厌闻道学。这一对连襟、

两个姊妹，虽是嫡亲瓜葛，只因好尚不同，互相贬驳，日复一日，就弄做仇家敌国一般。起先还是同居，到了岳父岳母死后，就把一宅分为两院，凡是界限之处，都筑了高墙，使彼此不能相见。独是后园之中有两座水阁，一座面西的，是屠观察所得，一座面东的，是管提举所得。中间隔着池水，正合着唐诗两句：

遥知杨柳是门处，似隔芙蓉无路通。

陆地上的界限都好设立墙垣，独有这深水之中下不得石脚，还是上连下隔的。论起理来，盈盈一水，也当得过黄河天堑，当不得管提举多心。还怕这位姨夫要在隔水间花之处窥视他的姬妾，就不惜工费，在水底下立了石柱，水面上架了石板，也砌起一带墙垣，分了彼此，使他眼光不能相射。从此以后，这两分人家，莫说男子与妇人终年不得谋面，就是男子与男子，一年之内也会不上一两遭。

却说屠观察生有一子，名曰珍生；管提举生有一女，名曰玉娟。玉娟长珍生半岁，两个的面貌竟像一副印板印下来的。只因两位母亲原是同胞姊妹，面容骨格相去不远，又且娇媚异常。这两个孩子又能各肖其母，在襁褓的时节，还是同居，辨不出谁珍谁玉。有时屠夫人把玉娟认做儿子，抱在怀中饲奶，有时管夫人把珍生认做女儿，搂在身边睡觉。后来竟习以为常，两母两儿，互相乳育。有《诗经》两句道得好：

螟蛉之子，式谷似之。

从来孩子的面貌多肖乳娘，总是血脉相荫的原故。同居之际，两个都是孩子，没有知识，面貌像与不像，他也不知道。直到分居析产之后，垂髫总角之时，听见人说，才有些疑心，要把两副面容合来印正一印正，以验人言之确否。却又咫尺之间分了天南地北，这两副面貌印正不成了。

再过几年,他俩人的心事就不谋而合。时常对着镜子赏鉴自家的面容,只管啧啧赞美道:“我这样人物,只说是天下无双、人间少二的了,难道还有第二个人赶得上我不成?”他们这番念头,还是一片相忌之心,并不曾有相怜之意。只说九分相合,毕竟有一分相歧,好不到这般地步,要让他独擅其美。那里知道相忌之中就埋伏了相怜之隙,想到后面,做出一本风流戏来。

〔眉批〕从相怨说到相怜,不但出人意表,又能养局,不致有启扉见榻之病。慧业文人,自能解此。

玉娟是个女儿,虽有其心,不好过门求见。珍生是个男子,心上思量道:“大人不相合,与我们孩子无干。便时常过去走走,也不失亲亲之义。姨娘可见,表妹独不可见乎?”就忽然破起格来,竟走过去拜谒。那里知道,那位姨翁顶先立了禁约,却像知道的一般,竟写几行大字贴在厅后,道:

凡系内亲,勿进内室。本衙止别男妇,不问亲疏,各宜体谅。

珍生见了,就立住脚跟,不敢进去,只好对了管公,请姨娘表妹出来拜见。管公单请夫人见了一面,连“小姐”二字绝不提起。及至珍生再请,他又假示龙钟,茫然不答。珍生默喻其意,就不敢固请,坐了一会,即便告辞。

既去之后,管夫人问道:“两姨姐妹,分属表亲,原有可见之理,为什么该拒绝他?”管公道:“夫人有所不知,‘男女授受不亲’这句话头,单为至亲而设。若还是陌路之人,他何由进我的门,何由入我的室?既不进门入室,又何须分别嫌疑?单为碍了亲情,不便拒绝,所以有穿房入户之事,这分别嫌疑的礼数,就由此而起。别样的瓜葛,亲者自亲,疏者自疏,皆有一定之理。独是两姨之子,姑舅之儿,这种亲情,最难分别。说他不是兄妹,又系一人所出,似有共体之情;说他竟是兄妹,又属两姓之人,并无同胞之义。因在似亲似疏之间,古人委决不下,不曾注有定仪,所以泾渭难分,彼此互见,以致有不清不白之事做将出来。历观野史传奇,儿女私情大半

出于中表。皆因做父母的没有真知灼见，竟把他当了兄妹，穿房入户，难以堤防，所以混乱至此。我乃主持风教的人，岂可不加辨别，仍蹈世俗之陋规乎？”夫人听了，点头不已，说他讲得极是。

〔眉批〕畅周孔所欲言，补传注之未逮。此从来绝大文章，奈何名以小说？冤哉！

〔眉批〕制礼作乐之才，移风易俗之手。读此而不下拜者，必非留心世道之人。

从此以后，珍生断了痴想，玉娟绝了妄念。知道家人的言语印证不来，随他像也得，不像也得，丑似我也得，好似我也得，一总不去讨论他。

偶然有一日，也是机缘凑巧，该当遇合，岸上不能相会，竟把两个影子放在碧波里面印正起来。有一首现成绝句，就是当年的情景。其诗云：

绿树阴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

水晶帘动微风起，并作南来一味凉。

时当中夏，暑气困人，这一男一女不谋而合，都到水阁上纳凉。只见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把两座楼台的影子，明明白白倒竖在水中。玉娟小姐定睛一看，忽然惊讶起来，道：“为什么我的影子倒去在他家？形影相离，大是不祥之兆。”疑惑一会，方才转了念头，知道这个影子就是平时想念的人。“只因科头而坐，头上没有方巾，与我辈妇人一样，又且面貌相同，故此疑他作我。”想到此处，方才要印证起来，果然一线不差，竟是自己的模样。既不能勾独擅其美，就未免要同病相怜，渐渐有个怨怅爷娘不该拒绝亲人之意。

〔眉批〕一转即入，笔力岂止千钧！

却说珍生倚栏而坐，忽然看见对岸的影子，不觉惊喜跳跃。凝眸细认一番，才知道人言不谬。风流才子的公郎比不得道学先生的令爱，意气多而涵养少，那些童而习之的学问，等不到第二次就要试验出来，对着影子轻轻的唤道：“你就是玉娟姐姐么？好一副

面容！果然与我一样，为什么不合在一处做了夫妻？”说话的时节，又把一双玉臂对着水中，却像要捞起影子拿来受用的一般。玉娟听了此言，看了此状，那点亲爱之心，就越加款动起来，也想要答他一句，回他一手。当不得家法森严，逾规越矩的话，从来不曾讲过；背礼犯分之事，从来不曾做过。未免有些碍手碍口，只好把满腹衷情付之一笑而已。

〔眉批〕无字不离劝惩，念兹在兹，释兹在兹。作者救世之心，亦良苦矣。

屠珍生的风流诀窍，原是有情义的。但凡调戏妇人，不问他肯不肯，但看他笑不笑；只消朱唇一裂，便是好音。这副同心带儿已结在影子里面了。

从此以后，这一男一女，日日思想纳凉，时时要来避暑。又不许丫鬟伏侍，作伴跟随，总是孤凭画阁，独倚栏杆，好对着影子说话。大约珍生的话多，玉娟的话少，只把手语传情，使他不言而喻；恐怕说出口来被爷娘听见，不但受鞭箠之苦，亦且有性命之忧。

这是第一回。单说他两个影子相会之初，虚空摹拟的情节。但不知见形之后实事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受骂翁代图好事 被弃女错害相思

却说珍生与玉娟自从相遇之后，终日在影里盘桓，只可恨隔了围墙，不能勾见面。偶然有一日，玉娟因睡魔缠扰，起得稍迟，盥梳起来已是巳牌时候。走到水阁上面，不见珍生的影子，只说他等我不来，又到别处去了。谁想回头一看，那个影子忽然变了真形，立在他玉体之后，张开两手竟要来搂抱他。这是什么原故？只为珍生蓄了偷香之念，乘他未至，预先赴水过来，藏在隐僻之处，等他一到，就钻出来下手。

玉娟是个胆小的人，要说句私情话儿，尚且怕人听见；岂有青天白日对了男子做那不尴不尬的事，没有人捉奸之理？就大叫一声“阿呀！”如飞避了进去，一连三五日不敢到水阁上来。看官要晓得这番举动，还是提举公家法森严、闺门谨伤的效验。不然，就有真赃实犯的事做将出来，这段奸情不但在影似之间而已了。珍生见他喊避，也吃了一大骇，翻身跳入水中，踉跄而去。

〔眉批〕情态逼真。

〔眉批〕清夜钟声，无此激烈。当头棒喝。如此承转，真佛书，真道书，真儒者讲学之书。三教九流，皆不可不读。

玉娟那番光景，一来出于仓皇，二来迫于畏惧，原不是有心拒绝他。过了几时，未免有些懊悔，就草下一幅诗笺，藏在花瓣之内，又取一张荷叶，做了邮筒，使他入水不濡；张见珍生的影子，就丢下水去，道：“那边的人儿好生接了花瓣。”珍生听见，惊喜欲狂，连忙

走下楼去，拾起来一看，却是一首七言绝句。其诗云：

绿波新涨最关情，何事虚无变有形？
非是避花偏就影，只愁花动动金铃。

珍生见了，喜出望外，也和他一首，放在碧筒之上寄过去，道：

惜春虽爱影横斜，到底如看梦里花。
但得冰肌亲玉骨，莫将修短问韶华。

玉娟看了此诗，知道他色胆如天，不顾生死，少不得还要过来，终有一场奇祸。又取一幅花笺，写了几行小字去禁止他，道：

初到止于惊避，再来未卜存亡。吾翁不类若翁，我死同于汝死。戒之慎之。

珍生见他回得决裂，不敢再为挑达之词，但写几句恳切话儿，以订婚姻之约。其字云：

家范固严，杞忧亦甚。既杜桑间之约，当从冰上之言。所虑吴越相衔，朱陈难合，尚候徐覩动静，巧觅机缘。但求一字之贞，便矢终身之义。

玉娟得此，不但放了愁肠，又且合他本念，就把婚姻之事一口应承，覆他几句道：

既删郑卫，当续《周南》。愿深寤寐之求，勿惜参差之采。此身有属，之死靡他。倘背厥天，有如明日。

〔眉批〕提举家范之严，玉娟守身之决，两语足以尽之。文章道

劲乃尔。

珍生览毕，欣慰异常。

从此以后，终日在影中问答，形外追随，没有一日不做几首情诗。做诗的题目总不离一个“影”字。未及半年，珍生竟把唱和的诗稿汇成一帙，题曰《合影编》，放在案头。被父母看见，知道这位公郎是个肖子，不惟善读父书，亦且能成母志，倒欢喜不过，要替他成就姻缘，只是逆料那个迂儒断不肯成人之美。

〔眉批〕题目新异，那得没有好诗？所恨只窥一斑，未见全豹。

管提举有个乡贡同年，姓路，字子由，做了几任有司，此时亦在林下。他的心体，绝无一毫沾带，既不喜风流，又不讲道学，听了迂腐的话也不见攒眉，闻了鄙褻之言也未尝洗耳，正合着古语一句：“在不夷不惠之间。”故此与屠、管二人都相契厚。屠观察与夫人商议，只有此老可以做得冰人。就亲自上门求他作伐，说：“敝连襟与小弟素不相能，望仁兄以和羹妙手调剂其间，使冰炭化为水乳，方能有济。”路公道：“既属至亲，原该缔好，当效犬马之力。”

〔眉批〕不喜风流，倒是真风流；不讲道学，才是真道学。当今之世，只少一位路公，使道学、风流合而为一，不致有门户之忧耳。

一日，会了提举，问他：“令爱芳年？曾否许配？”等他回了几句，就把观察所托的话，婉婉转转说去说他。管提举笑而不答，因有笔在手头，就写了几行大字在几案之上，道：

素性不谐，矛盾已久。方著绝交之论，难遵缔好之言。欲求亲上加亲，何啻梦中说梦。

路公见了，知道也不可再强，从此以后，就绝口不提。走去回复观察，只说他坚决不允，把书台回覆的狠话，隐而不传。

〔眉批〕这是善讲道学处。以恕为忠，非老管所能及也。

观察夫妇就断了念头，要替儿子别娶。又闻得人说，路公有个螟蛉之女，小字锦云，才貌不在玉娟之下。另央一位冰人，走去说合。路公道：“婚姻大事，不好单凭己意，也要把两个八字合一合

婚，没有刑伤损克，方才好许。”观察就把儿子的年庚封与媒人送去。路公拆开一看，惊诧不已。原来珍生的年庚就是锦云的八字，这一男一女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的。路公道：“这等看来，分明是天作之合，不由人不许了，还有什么狐疑。”媒人照他的话过来回复。观察夫妇欢喜不了，就瞒了儿子，定下这头亲事。

〔眉批〕水穷云起。

〔眉批〕四柱相同，又是文章去路。

珍生是个伶俐之人，岂有父母定下婚姻全不知道的理？要晓得这位郎君，自从遇了玉娟，把三魂七魄倒附在影子上去，影子便活泼不过，那副形骸肢体竟像个死人一般。有时叫他也不应，问他也不答。除了水阁不坐，除了画栏不倚，只在那几尺地方走来走去，又不许一人近身。所以家务事情无由人耳，连自己的婚姻定了多时还不知道。倒是玉娟听得人说，只道他背却前盟，切齿不已，写字过来怨恨他，他才有些知觉。走去盘问爷娘，知道委曲，就号呼痛哭起来，竟像小孩子撒赖一般，倒在爷娘怀里要死要活，硬逼他去退亲。又且痛恨路公，呼其名而辱骂，说：“姨丈不肯许亲，都是他的鬼话！明明要我做女婿，不肯让与别人，所以借端推托。若央别个做媒，此时成了好事也未见得。”千乌龟，万老贼，骂个不了。

观察要把大义责他，只因骄纵在前，整顿不起；又知道：“儿子的风流原是看我的样子，我不能自断情欲，如何禁止得他？”所以一味优容，只劝他：“暂缓愁肠，待我替你画策。”珍生限了时日，要他一面退亲，一面图谋好事，不然，就要自寻短计，关系他的宗桃。

〔眉批〕宽子守身，不得不恕子教子。为父者可不慎哉。

〔眉批〕画出一幅骄子图。

观察无可奈何，只得负荆上门，预先请过了罪，然后把儿子不愿的话，直告路公。路公变起色来道：“我与你是何等人家，岂有结定婚姻又行反复之理！亲友闻之，岂不唾骂。令郎的意思，既不肯与舍下联姻，毕竟心有所属，请问要聘那一家？”观察道：“他的意思，注定在管门，知其必不可得，决要希图万一，以俟将来。”路公听了，不觉掩口而笑，方才把那日说亲，书台回复的狠话，直念出来。

观察听了,不觉泪如雨下,叹口气道:“这等说来,豚儿的性命,决不能留,小弟他日必为若敖之鬼矣!”路公道:“为何至此?莫非令公郎与管小姐有了什么勾当,故此分拆不开么?”观察道:“虽无实事,颇有虚情,两副形骸虽然不曾会合,那一对影子已做了半载夫妻。如今情真意切,实是分拆不开。老亲翁何以救我?”说过之后,又把《合影编》的诗稿递送与他,说是一本风流孽帐。路公看过之后,怒了一回,又笑起来,道:“这桩事情虽然可恼,却是一种佳话。对影钟情,从来未有其事,将来必传。只是为父母的不该使他至此;既已至此,那得不成就他?也罢,在我身上替他生出法来,成就这桩好事。宁可做小女不着,冒了被弃之名,替他别寻配偶罢。观察道:“若得如此,感恩不尽!”

〔眉批〕同一句话,起先不说,固妙;此时说出,更妙。行文妙诀,非深于《史》《汉》者不知。

观察别了路公,把这番说话报与儿子知道。珍生转忧为喜,不但不骂,又且歌功颂德起来,终日催促爷娘去求他早筹良计,又亲自上门哀告不已。路公道:“这桩好事,不是一年半载做得来的。且去准备寒窗,再守几年孤寡。”

路公从此以后,一面替女儿别寻佳婿,一面替珍生巧觅机缘。把梅亲的来历在家人面前绝不题起。一来虑人笑耻,二来恐怕女儿知道,学了人家的样子,也要不尴不尬起来,倒说:“女婿不中意,恐怕误了终身,自家要悔亲别许。”那里知道儿女心多,倒从假话里面弄出真事故来。

却说锦云小姐未经梅议之先,知道才郎的八字与自己相同,又闻得那副面容俊俏不过,方且自庆得人,巴不得早完亲事。忽然听见梅亲,不觉手忙脚乱。那些丫鬟侍妾又替他埋怨主人,说:“好好一头亲事,已结成了,又替他拆开!使女婿上门哀告,只是不许。既然不许,就该断绝了他,为什么又应承作伐,把个如花似玉的女婿送与别人?”锦云听见,痛恨不已,说:“我是他螟蛉之女,自然痛痒不关。若还是亲生自养,岂有这等不情之事!”恨了几日,不觉生起病来。俗话讲得好:

说不出的,才是真苦。

挠不着的,才是真痒。

他这番心事,说又说不出,只好郁在胸中,所以结成大块,攻治不好。

〔眉批〕从来臧获口中最多风影之事。“上门哀告”一语,讹得入情。

男子要离绝妇人,妇人反思念男子,这种相思,自开辟以来,不曾有人害过。看官们看到此处,也要略停慧眼,稍掬愁眉,替他存想存想。且看这番孽障,后来如何结果。

第三回 堕巧计爱女嫁媒人 凑奇缘媒人赔爱女

却说管提举的家范原自严谨，又因路公来说亲，增了许多疑虑，就把墙垣之下、池水之中，填以瓦砾，覆以泥土，筑起一带长堤；又时常着人伴守，不容女儿独坐。从此以后，不但形骸隔绝，连一对虚空影子也分为两处，不得相亲。珍生与玉娟又不约而同做了几首别影诗，附在原稿之后。

玉娟只晓得珍生别娶，却不知道他悔亲，深恨男儿薄幸，背了盟言，误得自己不上不下；又恨路公怀了私念，把别人的女婿攘为己有，媒人不做倒反做起岳丈来，可见说亲的话并非忠言，不过是勉强塞责，所以父亲不许。一连恨了几日，也渐渐的不茶不饭，生起病来。路小姐的相思叫做“错害”，管小姐的相思叫做“错怪”。“害”与“怪”虽然不同，其“错”一也。

〔眉批〕笔飞墨舞，文章化境。

更有一种奇怪的相思，害在屠珍生身上，一半像路，一半像管，恰好在“错害”、“错怪”之间。这是什么原故？他见水中墙下筑了长堤，心上思量道：“他父亲若要如此，何不行在砌墙立柱之先？还省许多工料。为什么到了此际，忽然多起事来？毕竟是他自己的意思，知道我聘了别家，竟要断恩绝义，倒在爷娘面前讨好，假装个贞节妇人，故此叫他筑堤，以示诀绝之意，也未见得。我为他做了义夫，把说成的亲事都回绝了，依旧要想娶他，万一此念果真，我这段痴情向何处着落？闻得路小姐娇艳异常，他的年庚又与我相合，

也不叫做无缘。如今年庚相合的既回了去，面貌相似的又娶不来，竟做了一事无成，两相耽误，好没来由！”只因这两条错念横在胸中，所以他的相思更比二位佳人害得诧异。想到玉娟身上，就把锦云当了仇人，说他是起祸的根由，时常在梦中咒骂；想到锦云身上，又把玉娟当了仇人，说他是误人的种子，不住在暗里唠叨。弄得父母说张不是，说李不是，只好听其自然。

〔眉批〕刻入非非想。

〔眉批〕不得不想及此。可谓曲尽人情。

〔眉批〕传神妙笔，非身履其境者不能道。作者固多奇遇，岂所谓现身说法者耶？

却说锦云小姐的病体越重，路公择婿之念愈坚；路公择婿之念愈坚，锦云小姐的病体越重。路公不解其意，只说他年大当婚，恐有失时之叹，故此忧郁成病。只要选中才郎，成了亲事，他自然勿药有喜。所以分付媒婆，引了男子上门，终朝选择。谁想引来的男子，都是些魑魅魍魉，丫鬟见了一个，走进去看体貌，定要惊个半死。惊上几十次，那里还有魂灵？只剩得几茎残骨，一副枯骸，倒在床褥之间，恹恹待毙。

路公见了，方才有些着忙，细问丫鬟，知道他得病的来历，就翻然自悔道：“妇人从一而终，原不该悔亲别议。他这场大病，倒害得不差，都是我做爷的不是。当初屠家来退亲，原不该就许，如今已许出口，又不好再去强他。况且那桩好事，我已任在身上，大丈夫千金一诺，岂可自食其言？只除非把两头亲事合做一头，三个病人串通一路，只瞒着老管一个，等他自做恶人。直等好事做成，方才使他知道。到那时节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要强也强不去了。只是大小之间有些难处。”仔细想了一回，又悟转来道：“当初娥皇、女英同是帝尧之女，难道配了大舜，也分个妻妾不成？不过是姊妹相称而已。”

主意定了，一面叫丫鬟安慰女儿，一面请屠观察过来商议，说：“有个两便之方。既不令小女二夫，又不使管门失节，只是令郎有福，忒煞讨了便宜，也是他命该如此。”观察喜之不胜，问他：“计将